

# 幸福需要多少分

通常，我们会把100分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，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，可是人这一辈子，事事都达到完美的境地，显然不可能。

一个要好的朋友，在我眼里，她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女人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在公司里独当一面。一般事业有成的女人大多会顾此失彼，可是她却把小家庭打理得有声有色。她是父母眼里的乖女儿，父母走到哪里，只要一提到女儿，脸上就会熠熠生辉，因为她是父母的骄傲。她同时也是公婆眼里的好儿媳，他们夫妻吵架，公婆必定会站在她的一边，两位老人吵架，也必定会让儿媳做裁判。她还是同事眼里的好上司，大

家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她解决。

做人做到这种地步，可谓八面玲珑。我曾无比艳羡地向她讨教，你是怎样修炼到这种境界的？在我看来，幸福于她而言，可谓取之不竭。谁知她却叹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，人人都说我会做人，谁知道我内心的苦？我大惊失色，原来她的内心里也有苦。

她说，你看到的我，是人前的风光，举止得体，笑容灿烂，可是谁知道我为此付出了多少？一颗心隐忍过度而装满忧伤，完美女人不是那么好修炼的，得委屈自己装下一切不能装的事，得挑战自己去面对一切不敢面对的事。如

果按指数计算，幸福是100分的话，那么我得80分就知足了。

为了漂亮，我不停地往脸上抹化妆品。在公司里，我不得不穿七寸的高跟鞋面对那些难缠的客户和下属。面对父母的唠叨，我不得不牺牲耳朵，不管心里有多烦。怕老公出轨，我尽量做到各方面完美，抓住他的胃，也要留住他在床上。有时候，在公众场所等人，坐在凳子上，我竟然会睡着，这次第，怎么一个“累”字了得？

我无语，被她的幸福只要80分的论调震撼了。想想也是，人无完人，实在没有必要苛求自己方方面面都做得完美，如果方方面面都完

美，那不是俗人，是圣人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个完美的女人秦可卿，生得漂亮，袅娜纤巧，为人处世，温和得体，人缘又好，是老太太眼中的重孙媳最佳人选。可惜这样一个女人，因为平常思虑太密，抑郁成疾，终究落个不好结果。

如果人这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幸福的蛋糕，我宁愿一小口、一小口慢慢地品尝味道，而不是只图过瘾，一口吃掉。梁静茹在一首歌里唱道，80分的幸福已足够。

我从此不再向幸福女人讨教完美的秘诀，因为太过纯粹的东西，总是容易偏执和极端，总是以委屈自己为代价，在通往幸福的路上，如果能够修炼到80分，就算及格，当然，能够做到优秀更好，是锦上添花，烈火烹油；做不到，实在没有必要强求，也没必要和自己过不去，因为80分的幸福已经足够好了。

（摘自《江门日报》积雪草/文）

字，但是看到他的短信我心里都暖暖的。他会告诉我很多很多简单但是我自己的道理：叮嘱我不要太多节省，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；把心放宽，不要太计较一些人一些事。

记忆中，当过兵的父亲身姿矫健，可以打一打手枪，可以摆一桌好菜，简直是无所不能，只是时光易逝岁月催人老，爸爸的年龄也渐渐大了。

去年五月的时候爸爸动了一场手术，因为怕我担心，家里一直瞒着我，直到爸爸痊愈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。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么恨过自己。爸爸住院动手术我居然连知道都不知道，更谈不上照顾了，打电话感觉到不对劲也没有深究。后来回家一直心怀愧疚，老爸却笑我“傻孩子”。这一切，大概只因为他的名字叫做“爸爸”。

（摘自《羊城晚报》李欣蔚/文）

# 爱情是一声冷枪

有一天，突然有个疑问在我脑子里咕咚一声冒了出来：同样是人对爱情之诞生的想象，为什么完全不同于月老他老人家捏根红线，那头一搭，那头一牵就完事，丘比特要拎一把弓，将那枝纯金锻造的箭磨得锋利，然后“biu”地一声，一箭飞过去，将两个恋人的心脏穿透，还要嵌在其中，想起来多少有些血淋淋？

又有一天，在车里听到汪峰唱：“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，没有爱就没有伤害；爱是一次永久的期待，没有爱就没有伤害。”他嘶吼得那么歇斯底里，一瞬间，好像被伤害到的是我，我觉得疼痛。

于是那个疑问貌似有了一种答案。你看那被丘比特的箭刺透的心脏，汩汩地流淌着情欲、爱恋、依赖、甜美、沉醉……但一定也有锥心的痛感。相比月老式的圆满和谐，丘比特之箭隐喻了爱的伤害。

有谁能举出几个爱到深处却未曾被伤害的反例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就让我下个煞风景的结论吧：爱情常常是一声冷枪，不知从哪个斜刺里射出一颗子弹，裹着幸福

的糖衣飞过来，你猝不及防地，心脏就被它制造出一个伤口，让你品尝到有多甜蜜，就让你感到多疼痛。

这种疼痛感，在流行歌曲、电影、电视、小说里，哪儿哪儿都是。这可算人生的经典惨论之一吧：你不在意的人根本伤不到你；“我最爱的人，伤我却是最深”——这

问，果然。
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包 包/文）

句歌词简直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美剧《欲望都市》的编剧貌似就很明白这个道理。三个总在寻找“真爱”的女主角，一路走下来，个个都搞得一身伤。唯有那个只游戏、不投入的萨曼莎，经历俊男型男无数，几乎次次都能全身而退。但即便是她，竟也有躲不过冷枪的时候，偏偏对方是一个比她更不当真、更游戏情场的人，于是她只能败下阵来，伤心一阵，哭几把泪。

看到剧看到这里，就真的觉得，恋爱这件事，简直是男女间一场缠斗。要想受伤少，就得爱得少。曾听过有一句彩铃是这么调侃的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就是一物降一物。”被降住的那个，多半是被冷枪深深击中然后死心塌地、心甘情愿的。

然而既然丘比特的箭尖上常常滴着疼痛的小血珠。为什么爱情的战斗场上，依然蜂拥着男女主角，前仆后继？可能的一个答案是，因为上述那个人生惨论的另一面是：忍不了爱的伤害，也就尝不到爱的甜美。那么，那些前仆后继的人，是傻呢，是贱呢，还是勇敢呢？

有个朋友，有一天告诉我，他的女朋友有时会柔情无限地对他说“我爱你”，他就警觉地瞬间硬起心肠，让自己不要当真。你一听大概猜到吧！一定有过伤害，才能这么经验老到地发现那管粉红色

的枪口，一闪身，避过那“biu”的一声冷枪。

一问，果然。

（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包 包/文）

# 女孩和蝌蚪

女孩扎着两根辫子，一甩一甩的，就像夏日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蝴蝶，煞是招人怜爱。

女孩手里捏着玻璃瓶，踩着自己的影子悄悄地走向田野。女孩的爸爸要女孩叫她“妈妈”。

女孩怔怔地望着她的蝌蚪，嘴张了半天始终没能叫出来。“叫啊，叫妈妈。”女孩的爸爸在一旁着急地催促女孩。

女孩仍然怔怔地盯着玻璃瓶里尾巴越来越小、脑袋越来越大的小蝌蚪，叫不出声。

“一回生，两回熟，慢慢就习惯了。”陌生的漂亮女人走近女孩，尴尬地摸着女孩的两根辫子。

女孩找到了妈妈，女孩从此也找到了一家三口的尴尬。女孩继续养着她的蝌蚪。

蝌蚪一日日长大，先是尾巴渐渐没了，而后小蝌蚪又长出了四只脚。随着小蝌蚪的整个脑袋变了样，小蝌蚪已经不再是小蝌蚪了，小蝌蚪长成了小青蛙。

那一刻，女孩心里空落落的。

女孩在刺耳的蝉鸣还在田野里长长鸣叫着的时候，手里捏着玻璃瓶，踩着自己的影子悄悄地走向田野。女孩把在玻璃瓶里日益长大的小青

蛙倒入清澈的小溪，女孩倒下了半瓶子小青蛙，怔怔地看小青蛙和小溪里的蝌蚪一块儿游来游去，看着看着，女孩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只小蝌蚪，在小溪里游啊游……

秋日的蝉儿还和夏日的蝉儿一样在田野刺耳地鸣叫。

（摘自《南方日报》韦 名/文）

女孩扎着两根辫子，一甩一甩的，就像夏日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蝴蝶，煞是招人怜爱。

女孩手里捏着玻璃瓶，踩着自己的影子悄悄地走向田野。女孩的爸爸要女孩叫她“妈妈”。

女孩怔怔地望着她的蝌蚪，嘴张了半天始终没能叫出来。“叫啊，叫妈妈。”女孩的爸爸在一旁着急地催促女孩。

女孩仍然怔怔地盯着玻璃瓶里尾巴越来越小、脑袋越来越大的小蝌蚪，叫不出声。

“一回生，两回熟，慢慢就习惯了。”陌生的漂亮女人走近女孩，尴尬地摸着女孩的两根辫子。

女孩找到了妈妈，女孩从此也找到了一家三口的尴尬。女孩继续养着她的蝌蚪。

蝌蚪一日日长大，先是尾巴渐渐没了，而后小蝌蚪又长出了四只脚。随着小蝌蚪的整个脑袋变了样，小蝌蚪已经不再是小蝌蚪了，小蝌蚪长成了小青蛙。

那一刻，女孩心里空落落的。

女孩在刺耳的蝉鸣还在田野里长长鸣叫着的时候，手里捏着玻璃瓶，踩着自己的影子悄悄地走向田野。女孩把在玻璃瓶里日益长大的小青

蛙倒入清澈的小溪，女孩倒下了半瓶子小青蛙，怔怔地看小青蛙和小溪里的蝌蚪一块儿游来游去，看着看着，女孩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只小蝌蚪，在小溪里游啊游……

秋日的蝉儿还和夏日的蝉儿一样在田野刺耳地鸣叫。

（摘自《南方日报》韦 名/文）

# 因为他的名字叫“爸爸”

爸爸释然地说：“考上前十所重点学校，我已然为宝贝女儿骄傲了。”

我的人类学专业比较冷门，所以我常常会陷入未来式恐慌主义。爸爸却一直鼓励我好好学，自己多锻炼多接触社会，还半开玩笑说：“大不了回来我养你。”

爸爸平时几乎不沾酒，可是我考上大学宴请单位同事那次，爸爸却喝得酩酊大醉，大概心里是真的开心。

读小学时我就离家在外，可是和爸爸的交流并不少，最初是学习生活，上大学后也会聊聊情感。爸爸不会拼音，为了和我短信联系，他特意去买了款可以手写手机，尽管每次他的短信都会夹杂错别

# 眼光决定未来

1923年的一天，沃尔特·艾拉斯·迪斯尼来到叔叔家。他准备开一家影视制作公司，但在资金方面遇到些问题，他希望叔叔能借给他一笔钱。为了取得叔叔的支持，迪斯尼答应，无论叔叔出多少钱，都可以拥有公司一部分股份。这本来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承诺，但迪斯尼的叔叔却并不稀罕，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，从不作无谓的投资。那时迪斯尼尚未成名，只是

一个有着一腔热血的普通青年，他的公司能支撑多久，没有人能说得清。念在亲戚的分上，他借给了迪斯尼500美元，但条件是，拒绝了入股，返还现金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几年后，迪斯尼的公司成了美国知名的企业，尤其是“米老鼠系列”和《三只小猪》上映后，迪斯尼名声大噪，其公司股价直线上升。这时迪斯尼的叔叔后悔不迭，如果他当初选择入股的话，现在他至少能够拥有10亿亿美元的财富。

与迪斯尼的叔叔比起来，胡雪岩

则是一个卓有远见的人。25岁那年，胡雪岩正在阜康钱庄当伙计。一天，他在茶馆里一边喝茶，一边听别人闲聊，这时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与他年龄相近的落魄书生。虽然这个人衣衫破旧，满面愁容，但看起来气宇不凡。胡雪岩向来敬重读书人，于是主动靠过去，与他攀谈起来。

胡雪岩在交谈中得知，这个人名叫王有龄，出生于官宦世家，但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就落落了，虽然他捐了个盐运使，但那只是一个虚名，并没有实际权力。此次他途经浙江就是为了进京求取功名，补个实缺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他的盘缠全部花光了，并且他的父亲还病死于杭州。现在他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听了王有龄的诉说，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，胡雪岩决心帮助王有龄渡过难关。在胡雪岩看来，王有龄并非等闲之辈，将来一定前途无量，如果能够助他一臂之力，他定会

# 认真的生活

若干年前的一次欧洲游，有一个女同伴带了一本厚厚的介绍欧洲的书，她先是在未出发前就做好功课，一路上，坐大巴时就翻找相关的资料。而我却是一脑袋糨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翻看那时的照片，如果没有明显的标志，例如罗浮宫、威尼斯水城之类，根本分不清哪里是法兰克福、哪里是维也纳。

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认真的生活态度十分重要。如今我们总是说讨厌粗鄙的生活，希望崇尚优雅和精致，或者是体味生活的多彩和味道，但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必备的就是认真生活的态度。有人会说，我很忙，生活态度肯定是点到为止，没法认真。还有人会觉得这不就是装嘛，一点小

事搞得跟真的一样，什么小资小清新，就是很假很天真。这实在是我们生存环境中的一大怪事，说到爱情、认真、谦虚、正直之类的词，都会无意间表现出不屑。但其实，主流价值观是最需要坚持的，选择也可以少一点，认真一点。

经常看到有人把孩子锁在家里而酿成大祸，有一个叫佳佳的女孩竟然被后妈活活打死，此前无数端倪，亲生父母都没注意、不知道为由，除了哭便是一言不发。还有那个给父亲领工资的农民工，骑在摩托车上用手指着裤兜，造成本大钞满天飞。满街停车捡钱的人固然是不道德，但这位农民工先生，你能否事先找个随便什么包背在身上，这

# 家有小诗人

上次我女儿和儿子各写了一首诗，我放在我的文章里发了出来，并给了他们每人20块钱的版权转让费。这么做是一石击三鸟，试图达到三个目的：一是鼓励他们创作；二是让他们知道知识产权的价值；三是看他们怎么理财。

看小孩怎么花钱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女儿把她的钱攒了起来，不乱买东西。但是值得花钱的时候，她出手阔绰。我们去俄克拉荷马城南边的特纳瀑布公园，看到一个老画家。老画家以前干的是别的工作，和艺术一点关系没有。退休后，开始拾起爷爷传给他的绘画技能，用阿巴克斯山上的片状石作画，画风景。女儿就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幅他刚创作的画。用卖诗的钱买了画，这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还在艺术圈子里循环。

我儿子平时不碰钱，突然一下子有了20块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段时间，我们正好去同学家玩，我儿子和同学的女儿一起相谈甚欢，突然要给对方小朋友一块钱，因为他感觉自己特有钱。

他觊觎一种名叫Skylander的系列玩具很久了。过去我是不许他买这种玩具的，但是钱给了他，就是他买了，我说他可以买想要的任何东西——我想我们家长也应该

这样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曾子一诺之后可以杀猪。我让他花钱买想要的东西，他选中我不愿意他去玩的Skylander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到了商店，他选了一个这样的小玩具，非常高兴。

这个结果，让他突然意识到挣钱的感觉很好，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父母也不在边上唠叨。这时候他已经忘了这钱是怎么来的，我说是我购买了了你的一首诗得来的。

他似乎找到了一条快捷的生财之道，于是不声不响坐到我的椅子上，看了看窗外绽放的紫玉兰，趴在桌子上写了一首“诗”。

诗写好了，我说还不错，他问值多少钱。我说，这也得有人买啊。他问上次在哪儿卖的，我说卖给了报纸，然后我打开博客给他看到我的引用。他很高兴，问不是很多人看到？我说有可能。他说，他能不能写信告诉他的老师，说自己是个著名诗人？我得！我说，才写两首，就成著名诗人了，那为父岂不是文豪？

我想20块钱弄得小子这么诗兴大发，这钱花得还真值。我现在担忧的是，假如我不给钱了，他们还写吗？这恐怕是做父母的永远纠结。

（摘自《东莞日报》南 桥/文）

# 装 熟

说到脸盲，我脸盲起来简直不是人。

最近一次，是在我表妹的婚礼上。

那天我一结束采访就赶去酒店帮忙了，不过也没安排任务给我，我就坐在桌边玩手机，自拍发微博什么的，很开心。然后有个穿黑色衣服的男人在老远叫我小名。现在除了家里人，都没人这样叫我的。

我想，哇，和我这么熟啊，好像是见过的。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就坐在了我身边。

你还在报社吗？你现在怎么样？巴拉巴拉，他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后，两人陷入了僵局。因为我一直在想他是谁，又一直想不起来，根本顾不上想聊天的话题。

后来聊了大概有半小时，他站起来，好像要走的样子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太不礼貌了，应该起码让他觉得我其实也跟他很熟的，就客套地问了一句，“你没换号码吧？”

他很高兴地说：没换！上次和你路边遇见的时候，我看你存了的，你应该有的。

# 各有强项

退休前他是总部一个部门的领导，现在既然得到返聘了，他觉得要在岗位上弄出一点动静来。

可是他能做什么呢？这一生他做得最多最拿手的事情就是组织开会。有一次他粗略计算了一下，乖乖，他几乎每天都在张罗开会，每次会议鲜花、茶水、小毛巾、会标等等消耗了多少，虽然没记录，可估计是老鼻子的。

他有些踌躇满志，就是凭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，他在领导的眼睛里成了一个很会抓工作的同志，于是他就更加积极主动地张罗开会，最后干脆想“题材”开会，屡屡创新会议形式，甚至常常能将一个简单的会议，通过强化、细化等方法，使它变得不再“走过场”，而是风行风生水起，声势很大。结果在领导的心目中形象越来越好，就这样把自己也给逐渐做大了，职级越来越高。

不管这些会议的效果如何，他在岗位上整天忙忙碌碌的，好像没有闲过。

我又想不起来这事了，就和他打马虎眼说：对对对有的。

结果这人真的不好弄啊，他提出要给我手机打个电话，他说：我打个电话给你哈！然后他打过来了……我显然因为上次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假假地存了个号码，所以，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是“好像是熟人”。

他傻住了我也傻住了。

他说：哇，你不会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吧。

我：怎么会啊！肯定知道啊。

他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那就好，那我先过去那边。

真是长喘一口气，不过我想他应该是对我绝望才走的吧。他走了以后，我问坐在边上的外公说：这人谁啊？外公简直要给我一个乐子，“不认识聊这么久？！”

喝完喜酒我也没想出他是谁，今天街上看见他，我就用“呀！”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对陶仔说：就是这个人啊，每次看见他都不知道他是谁，大概是前世的朋友吧？

（摘自《杭州日报》罗小A/文）

签订返聘合同那天，办公室让他整理一下过去一年来的各种会议材料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项十分简单的活。但姜确实是老的辣。他脸色严肃地告诉办公室的年轻人，这些会议的材料就是史料，它们又涉及许许多多单位，因此必须召开会议，而且有可能不是一两次会议就能解决的，这个工作不会轻松，需要大家认真对待。

他召开的一次次整理材料的会议鲜花是不好摆发了，但是一杯杯茶水，一块块小毛巾，一条条会标还是必须要准备的。当然人多，话，还要请一个服务员，倒茶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，这是会议组织者对参加会议的人一种尊重的表现。有些单位常常没空参加，他非常有耐心，在电话里约这些单位另外选择日子开会。这不，他刚才还“喂喂喂”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要求上次没来参加会议的几个部门下午一点整补开会。

（摘自《解放日报》宋跃群/文）

# 赵氏孤儿变形记

“赵氏孤儿”是从小听到大故事，不同剧种的戏也看过五六版，程婴救孤捧孤，每次看，每次动容。为救忠良之后，义士万死不辞，这个，即使没有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，也是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，否则武侠小说武侠电影不可能至今还有这么庞大的市场。这不，《龙门客栈》里的英雄，跟春秋时期的韩厥、公孙杵臼一样，都能舍生取义。

因此，虽然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创作，就算程婴曾经有过，程婴父子肯定是杜撰，但是，从元代开始，民间就接受了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，老百姓一边流泪一边看，没有人质疑戏台上的程婴，没人说那样的壮举不可能。

可是陈凯歌对我们竖起食指说，嘘！新时

代让他的脑袋赤刮勒新，他要把“人性”还给春秋，用他自己的意思，就是要让经典故事变得“可信”，并且“回到常识”。于是，为了“说服现代观众”，程婴从一个主动的义士，变成了被动的好人，中国文艺第一悲剧人物咏絮转身成了喜剧人物，他和公孙杵臼完全是阴差阳错走上了不归路，十五年寄生仇家屠岸贾门下，让赵孤和屠岸公子“相亲相爱”，最后揭示真相，否则，“我的儿子白死了！”

这个复仇故事不能更烦琐了，当然，这个猥亵的故事显然受了新世纪版《赵氏孤儿》的影响。2003年，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都将《赵氏孤儿》搬上舞台，都“现代化”了这个忠义故事。林兆华版给了屠岸贾一段反骨心路，孤儿最后拒绝了复仇；田沁鑫版则继续对“孤儿”做了修辞处理，“今天我有两个父亲，今天以后我是孤儿。”所以，陈凯歌所谓的“屠岸贾、程婴不过都是人”，大家都是“杀来杀去”，其实也算老调重弹，就是他弹得低级些。

不过呢，陈大师用“常识”讲给我们听的故事，老百姓显然不买账，2010版《赵氏孤儿》，在任何意义上，都很灰色。然后，我们迎来了2013版《赵氏孤儿案》，这部连续剧是当下的收视明星，在媒体制造了很多话题，各种好评。不过，看到现在，我的感觉是，编导很玲珑，既想借重《赵氏孤儿》的传统能量笼络中老年观众，又想附和新世纪开出的“人性”“常识”挑逗新人类。所以呢，程婴作为正剧主人公撼天动地救孤捧孤，

续对“孤儿”做了修辞处理，“今天我有两个父亲，今天以后我是孤儿。”所以，陈凯歌所谓的“屠岸贾、程婴不过都是人”，大家都是“杀来杀去”，其实也算老调重弹，就是他弹得低级些。

不过呢，陈大师用“常识”讲给我们听的故事，老百姓显然不买账，2010版《赵氏孤儿》，在任何意义上，都很灰色。然后，我们迎来了2013版《赵氏孤儿案》，这部连续剧是当下的收视明星，在媒体制造了很多话题，各种好评。不过，看到现在，我的感觉是，编导很玲珑，既想借重《赵氏孤儿》的传统能量笼络中老年观众，又想附和新世纪开出的“人性”“常识”挑逗新人类。所以呢，程婴作为正剧主人公撼天动地救孤捧孤，

续对“孤儿”做了修辞处理，“今天我有两个父亲，今天以后我是孤儿。”所以，陈凯歌所谓的“屠岸贾、程婴不过都是人”，大家都是“杀来杀去”，其实也算老调重弹，就是他弹得低级些。

不过呢，陈大师用“常识”讲给我们听的故事，老百姓显然不买账，2010版《赵氏孤儿》，在任何意义上，都很灰色。然后，我们迎来了2013版《赵氏孤儿案》，这部连续剧是当下的收视明星，在媒体制造了很多话题，各种好评。不过，看到现在，我的感觉是，编导很玲珑，既想借重《赵氏孤儿》的传统能量笼络中老年观众，又想附和新世纪开出的“人性”“常识”挑逗新人类。所以呢，程婴作为正剧主人公撼天动地救孤捧孤，

续对“孤儿”做了修辞处理，“今天我有两个父亲，今天以后我是孤儿。”所以，陈凯歌所谓的“屠岸贾、程婴不过都是人”，大家都是“杀来杀去”，其实也算老调重弹，就是他弹得低级些。

不过呢，陈大师用“常识”讲给我们听的故事，老百姓显然不买账，2010版《赵氏孤儿》，在任何意义上，都很灰色。然后，我们迎来了2013版《赵氏孤儿案》，这部连续剧是当下的收视明星，在媒体制造了很多话题，各种好评。不过，看到现在，我的感觉是，编导很玲珑，既想借重《赵氏孤儿》的传统能量笼络中老年观众，又想附和新世纪开出的“人性”“常识”挑逗新人类。所以呢，程婴作为正剧主人公撼天动地救孤捧孤，

续对“孤儿”做了修辞处理，“今天我有两个父亲，今天以后我是孤儿。”所以，陈凯歌所谓的“屠岸贾、程婴不过都是人”，大家都是“杀来杀去”，其实也算老调重弹，就是他弹得低级些。

不过呢，陈大师用“常识”讲给我们听的故事，老百姓显然不买账，2010版《赵氏孤儿》，在任何意义上，都很灰色。然后，我们迎来了2013版《赵氏孤儿案》，这部连续剧是当下的收视明星，在媒体制造了很多话题，各种好评。不过，看到现在，我的感觉是，编导很玲珑，既想借重《赵氏孤儿》的传统能量笼络中老年观众，又想附和新世纪开出的“人性”“常识”挑逗新人类。所以呢，程婴作为正剧主人公撼天动地救孤捧孤，

续对“孤儿”做了修辞处理，“今天我有两个父亲，今天以后我是孤儿。”所以，陈凯歌所谓的“屠岸贾、程婴不过都是人”，大家都是“杀来杀去”，其实也算老调重弹，就是他弹得低级些。